

谜团

当林彪叛逃事件出来以后,农场的人才恍然大悟,官明华真是不可思议!

官明华的政治敏感从何而来?

文\孙乐明 唐岷 闭举宁

重温这段往事,除了无尽的感慨与悲怜,还有一个疑团始终缠在脑海:官明华作为一个偏远农场的普通医士,她哪来的政治敏感和如此坚强的信念?这个疑问,甚至那些农场的老干部、老职工,也百思不得其解。

老干部郑务善对记者说,他始终弄不明白,官明华因坚决反对林彪被枪毙,是在1971年3月12日,而林彪叛逃途中在内蒙古摔死,是在1971年9月13日。她怎么能提前那么早就知道林彪有反心?又哪里来的勇气,那样坚定地公开反对林彪?

“要知道,当时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当然的接班人,林彪也是红得发紫的大人物,反对林彪就等于反对毛主席呀!没有很高的政治背景,也没有处在北京的政治漩涡,她哪里来的政治敏感和远见?又怎么会有那样的胆量?”年近80的郑务善老人一脸疑惑,他说,当林彪叛逃事件出来以后,农场的人才恍然大悟,官明华真是不可思议!

记者找遍多个档案馆,也没有得出结论。1979年3月8日,由海南区党委、自治州党委、白沙县委联合调查组形成的一份调查报告中,有这样一段话,“‘九·一三’事件后,牙叉农场的干部职工对官明华的冤案议论纷纷。兵团政治部于1974年对此案作了复查认为,处决官明华的当时林彪问题还没有暴露,因此维持原判,不予平反。”

1980年,《花城》杂志社主编、广东著名诗人李士非采写的报告文学《昭雪之后》,在《南方日报》率先刊登,引起强烈反响。该文把话题延伸到如何平复“文革”伤口这一严肃话题,还成为“伤痕文学”代表作之一。

但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,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文中把官明华称为“广东的张志新”,也提到过一位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在广州部队的追随者,“在刚开过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和林彪站在一起,明知林彪的问题已经暴露,却还要称官明华向林彪表忠。”(《报告文学》)但对官明华的思想背景及信息来源,文中只提到1967年春,官明华在街头买菜时,碰到一个刚从北京串联回来的老同学谢光荣,谢向她说起在北京见到的批斗罗瑞卿大会情景,官明华还发了一句感慨:现在什么都听这几个人的,其他都不行了。

曾看守过官明华的原医院医生陈刚说,她们当时看到官明华反林彪,确实感到很不理解,很气愤。但林彪出事后,陈刚也感到奇怪,那时候官明华一直受监控,没有电话和电报与外界联系,她怎么会有这么坚决的反林彪的意识?

在牙叉农场的老职工中,还流传这样的版本:官明华回广东探亲时,曾偷听了香港的广播,里面除了讲香港的繁荣和先进,还分析北京的政治局势,其中讲到林彪的政治野心。官明华从广东回到农场,一改以往沉闷的习惯,见人就讲讲林彪的野心和反党阴谋。

尽管这样,据此推断官明华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出处和来源,毕竟仍显牵强。历史真相到底如何,眼下仍是一个迷。

“海南张志新”： 官明华的悲怆命运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孙乐明 特约记者 唐岷 通讯员 闭举宁

北有张志新,南有官明华。官明华,一位年仅37岁的海南农垦某农场医院医士,因公开反对林彪,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在被枪决时,行刑者因为害怕她喊口号,竟用竹签支着她的嘴巴。

再过十天,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纪念日,正是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,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,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,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。

缅怀这样一位坚持真理的英雄,揭秘那段令人心碎的历史,有悲怆,有反思,相信历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!



官明华和年幼的儿子。

事件

一段凄厉的岁月,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件,却演绎出流着血泪的历史。

官明华,一个真正的小人物!在那个特殊的年月,从医士到“小黑帮”,从“特嫌”到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,直到1971年最终因反对林彪被枪毙。当历史还她以公正,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和中共党员时,她付出的却是37岁生命的代价。当她的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交织,并发生激烈冲突时,留下的有怜惜与悲怆,更有对历史的反思!

1971年3月12日,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四师8团(今海南农垦牙叉农场)6连的一块空地上,举行了一次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。被判处死刑的是8团医院的医士官明华,其罪名是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,罪行是公然反对林彪。由于附近农场都派代表参加,现场人山人海。因害怕官明华喊“反动”口号,就用竹棍横着支开她的嘴,并在两头用绳子向后固定住。“开完大会,绝食好几天的官明华,被拉到附近一处山坡,就地枪毙了。”曾是官明华邻居的王书福说。

地主出身 害苦了她

官明华,1934年生于广东省始兴县隘仔公社一个地主家庭。1949年,她15岁就离家,参加土改宣传队。1952年从广州市第三医士学校毕业后,报名参加海南农垦建设。先后在儋县木排农场、白沙的龙江农场从事医务工作。1961年调到牙叉农场医院当医士。

“她是一位好医生,医术很高,我们有病都找她看。”农场退休干部王书福告诉记者,官明华被下

放到3队改造时,就住在他家对面。但是,由于她出身地主,每有运动,就会首先成为审查对象。

牙叉农场医院退休老医生郝士安也说,官明华在医院工作期间,确是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曾3次被评选为先进医务工作者。但她的地主出身,可害苦了她,甚至她把妈妈接来住,也成了罪状,因为她在供养“地主婆”。

但官明华没有因出身问题自暴自弃。另一份档案材料记载,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阅读革命故事,深受刘胡兰、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影响,并下决心向英雄学习,与坏人坏事作斗争。即使在被审查期间,为表明自己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,她还写了入党申请书,但专案组人员认为这是在向党进攻。

恶运连连 不认“罪名”

事情源于“文革”期间一次批判“三家村”的群众大会。官明华因头天晚上给产妇接生忙了通宵,便打起瞌睡。被会议主持人发觉后,认为她是有意对抗,给扣上和“三家村”穿一条裤子的“小黑帮”帽子,撤销卫生员职务,下放改造。

1968年6月,当地出现了一个所谓“反共救国团”案件,官明华被株连诬为“特嫌”,送县保卫组审查。1969年末,她又被扣上“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”罪名,列为“严重政治问题”的审查对象,先后被



押在团部和师部隔离审查。

官明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所谓“罪名”。1970年初,她开始公开反对林彪。当年被审查期间,她在6月22日到24日写了《敦促林彪投降书》、《敦促学习班领导与林彪划清界限书》等3篇文章。文中说,“全国亿万人民已经识破林彪是披着羊皮的狼”,“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”,“林彪的末日快来到了!”

不久,她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1971年3月12日,她被判处死刑,牺牲时年仅37岁。

坚持真理 宁死不屈

翻开那些尘封的历史记忆,一个为坚持真理而慷慨陈词、据理力争的官明华,跃然纸上。从1969年底到1971年3月,官明华受隔离审查时间达16个月,表现出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精神。

审问她的人拍桌子,她也拍桌子。审问她的人说她反动,她也回敬一句“法西斯”。

一次上山劳动后,她曾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日记,其中一句描写傍晚景色的话语“金黄色的太阳仍然挂在防风林的上空,放射出金色的光彩”,竟成为她的罪证。“你写这些是什么意思?有什么目的?”专案组的人问。

“我看到快要落山的太阳挂在防风林的上空,傍晚的太阳是金黄色的。”她说。

“反动!毛主席明明是最红的红太阳,你竟敢用金黄色影射毛主席!毛主席明明是永远不落落的红太阳,你却用快落山来攻击毛主席!”

“我没有攻击毛主席!太阳就是有出山有落山。”官明华据理力争,但毫无用处。

大会上,当大家高喊“毛主席万岁”时,她跟着喊。但喊到“林副主席身体健康”时,她不喊却马上把头低下。她在1970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“头可断,血可流,誓死捍卫毛主席,捍卫毛泽东思想,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。只要我打倒林彪是正义的,你们把我的头砍下来我也心甘情愿,我也感到死得其所”。

在审查期间,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犯人,于是以绝食抗议。专案组急了,采用灌的办法。灌牛奶,她闭着嘴。撬开牙灌进去,她张口喷出来。为了灌食,搪瓷碗弄破了,铜羹匙弄弯了,然无济于事。专案组没办法,只好几个人按住她,强行注射葡萄糖。在那个特殊的疯狂年代,一个小人物坚持真理,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!

1979年1月11日,中共广东省委为她平反昭雪,追认她为革命烈士,并根据她生前志愿,中共白沙县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。正如后来追悼会的悼词中所说,“当她遭到残酷迫害时,精神和肉体受到百般折磨,她仍然坚持真理,伸张正义,宁死不屈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,以宝贵的生命去殉党的事业,值得永远怀念和学习。”



白沙牙叉农场王书福指着当年官明华被埋葬的山坡,述说往事。

反思

祈愿官明华悲剧不重演

历史需要忏悔!

文\孙乐明 唐岷 闭举宁

当年牵扯到案中的人物,个个都命途多舛。官明华的丈夫覃达昆和4个孩子,无疑是最大受害者。覃达昆是官明华丈夫的妹妹,也是现今在牙叉农场生活的唯一亲人。她说自己也受到牵连,孩子有病也不让去看,她不得不到丈夫的老家陕西生活,直到官明华平反后才又回来。

在牙叉农场3队,官明华一家当年下放改造时住过的那间房子,如今仍住着黎族退休职工符玉花一家。“当时我们两家是合住一个大屋子,各住一个小间。官明华人很好,劳动积极,医术也高。我的孩子是她接生的,有病了也让她看。有人提醒我要注意,小心她害我的孩子,我才不相信呢。”符玉花说,“我从心里不相信她是反革命,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批斗她。但这想法只能装在心底,不敢说出来。她被枪毙那天,她的孩子哭,我也在屋里偷偷哭。”

后来,官明华被平反后,当年专案组的人,有的被处分,有的被降级,甚至还有的自杀了。

牙叉农场离休老干部郑务善回忆,前些年,当时执行死刑的原武装连指导员张汉龙,从老家安徽回到农场。郑务善问张汉龙,你因为这事被降级,工资也低了,你去找过没有?张汉龙回答,他去广西找过当时的8团政委李焕升,但李焕升说,“我比你还难受!”

张汉龙去年在郁闷中离开人世,而当年专案组组长、原8团保卫干事赵德坤,回到老家没几年就自杀了。曾看守过官明华的原医院医生陈刚,现居住广东老家。她说自己的工资被降级,现在仍很低。其实,从某种意义上来看,他们大多也是时代的受害者。虽然官明华的冤案中不排除一些人为因素,但时代的大背景更为重要。当时大家都在一心拥护毛主席,没有人会怀疑什么。

“谁敢怀疑?谁敢不执行命令?”郑务善这样说,当时如果谁说出同情官明华的话来,肯定也将被打成反革命。

的确,那个疯狂的时代,有许多的现象不可理喻。对历史和社会来说,一个人的命运无疑是渺小的。正如洪流中的一粒石子,再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。洪水退却,在岁月荒滩上留下的是累累伤痕。固然,对真理的坚持,对命运的抗争,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。但在有的时候,这种坚持和抗争,需要付出代价。

官明华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:岁月需要检讨,历史需要忏悔!

结束采访离开白沙,离开官明华生活工作过的地方,心中唯一的希望,就是祈求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!